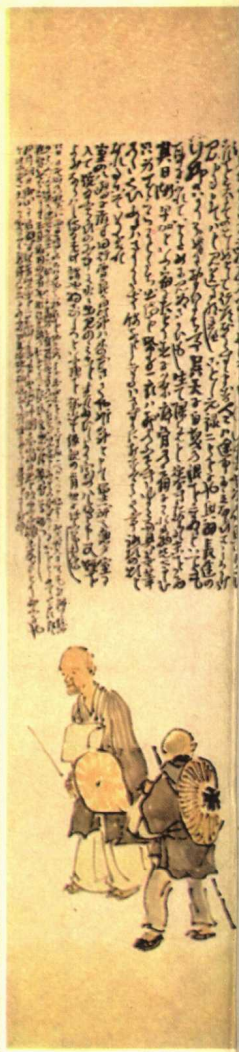


●● 関森勝夫  
陸 堅

# 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

## 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



# 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

——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

関森勝夫 陆 坚 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

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  
——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

関森勝夫 著  
陆 坚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余杭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12.5 印张 31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ISBN 7-81035-685-2/I·040

定 价:20.00 元

## 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仿佛有一种缘分。这缘分仿佛如一种波纹。在静静的池水之中投入小小的石块，波纹即一点点地向外扩展。

我与中国朋友的缘分，是从1986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作为静冈县日中友好访华团的文化代表之一访问中国开始的。当然，在这之前，因静冈县与浙江省建立了友好县省关系，静冈女子大学接收过杭州大学日语专业的青年教师进修生。我作为日语教育工作者与他们有过一定的接触。但是，第一次直接去中国访问，却是在1986年。访问期间，我应邀到杭州大学为日语专业的学生作了题为《日本诗歌》的讲演。在较为广泛的背景上，介绍了松尾芭蕉的俳句。因为好久没有接触到充满朝气 的学生，看到中国学生那样认真听讲，勤于思考，我感到十分高兴，并从心底里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朋友交往。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对当时的杭州大学校长薛艳庄女士曾说过：“贵校与静冈县立大学之间一定会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我愿成为架造这座桥梁的一块小小基石。我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贵校访问的。”我再次访问中国是在1990年5月。那次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杭州大学举行的和歌俳句研讨会。会议期间，复旦大学日语专业的谢宜鹏先生向我提出，希望到我所在的静冈县立大学学俳句。我回国后，向学校提出，很快得到学校的同意。在这之前，根

据静冈县立大学与杭州大学的友好协议，我们静冈县立大学已正式发文邀请杭州大学教授陆坚先生作为我校国际学术交流的第一位学者来校进行合作研究。

根据学校决定，我很荣幸地与陆先生一起进行共同研究。陆先生于1991年6月24日来到我校。我们二人相见倾心，马上就拟定好共同研究的具体计划，立即开始了研究活动。同年7月9日，谢先生也到达我校。二位先生都参加过和歌俳句研讨会，所以我与二位早已有缘。为了便于安排，谢先生也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参加了我与陆先生的合作研究。我与陆先生的合作研究，具体地讲就是把陆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对唐宋诗词的研究与我对芭蕉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以《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为中心课题、以芭蕉俳句为主要对象而进行的比较研究。大体过程是，由我先选出芭蕉有关的俳句，按照我的观点用日语进行分析，谢先生作一些口语翻译（谢先生离开静冈后，夏黎红小姐作一些口译），然后由陆先生同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同唐宋诗词结合起来作具体的比较分析并作总体概括。我和陆先生一年之中始终都很热心而认真地致力于这项颇有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学校和社会对我们的研究也很关心，静冈新闻社曾两次作过专门采访和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研究的视野也日益广泛而深入。从一个单词的深层含意，到民族特点、写作技巧、鉴赏习惯乃至学术观点的异同，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因此，每一俳句的研讨完成，往往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这真是一种充实而又愉快的共同研究，是很有成效、令人难忘的学术交流活动。我虽然早就知道芭蕉俳句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但同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第一流学者在一起，站在学术的高度共同深入探讨芭蕉俳句与中国诗歌的深远关系还是第一次。陆先生学识渊博，治学谨严，我十分钦佩。在他那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得到很多启发。

我们的研讨结果一般是，日本方面的内容，由我先起草；中国方面的内容由陆先生写。由于时间紧迫，我的日文部分由谢先生（后来由夏小姐）先将大意草译成中文初稿，交由陆先生从艺术的角度将日本俳句译成汉俳，其他文字由陆先生从专业角度进行加工和补写，再进行一次讨论。然后都由陆先生统一撰写成一篇篇既可独自成立，又有相互联系的学术短文。最后由陆先生统一完成全书的写作。我和陆先生的共同研究，虽然不能说十分完美，但我认为我们二人始终是尽心尽力的。

迄今为止，芭蕉俳句的中译本已有几种，但从专业的、艺术的、学术的角度进行较为全面具体而又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的著作，似不多见。我们谨以此书奉献给芭蕉研究者、日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有志于芭蕉俳句以及日中诗歌比较研究的青年朋友。我们热切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朋友对芭蕉俳句、对日中诗歌比较研究的兴趣和爱好。

関 森 勝 夫

# 前 言

文学没有国界。各国文学的发展,都是被置于世界性的文学交流之中的。

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文学像中日两国文学姻缘那么古远而又亲近。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就有密切的文化往来和友好关系。在两国之间起着文化沟通作用的汉字,早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吸取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丰富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文学。

日本文学有自己独有的特色,也长于向外国学习,并善于使之变为本民族的东西。翻开日本的文学史,人们很容易看出,《万叶集》诗人们所受《昭明文选》的影响。《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十分精通白居易的诗篇。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与李商隐的《杂纂》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长连歌的创作得到柏梁体诗的不  
少启示。

同样,在俳圣松尾芭蕉的句作中,也不难窥见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面影。

## (一)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形式,由五、七、五共三句十七个音组成的一种短诗。俳句作为一种独立诗体,产生于15世纪,至

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其渊源为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最初，俳句就称“发句”，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正冈子规的极力提倡，“俳句”这一名称才被普遍采用。）俳句在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犹如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直到现在仍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俳句的形式非常短小，其音数都有严格的限制。因而，它往往是以简约的、含蓄的、暗示性的、浓缩化的语言，抒发丰富的感情和唤起更多的联想。有人形象地比喻它“象含苞欲放的花朵似的，那些花瓣未曾完全展开，色香未曾完全放出，但却有着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余香缭绕，余味无穷”（檀可编译《日本古典俳句诗选》）。俳句是世界文学中最短小的格律诗之一。在国际诗歌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及其他语言，都曾大量地进行过对俳句的仿作和研究。法国爱弥尔·浮叶尔莫曾对俳句作过细致而生动的描绘：“俳人用微细的线条画出指示标。读者认出指示标后，将其轮廓加以延长、扩展。这样，在轻微刺激的促动下，想象力就觉醒过来，产生联想的波纹。这一波心，能够扩散到最遥远的岸边。读者能在体会联想的波动时领略异样的快感。”（转引自彭恩华《日本俳句史》）

俳句介绍到中国来，开始于“五四”运动期间。但直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这一文学样式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熟悉。1982年，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赵朴初、林林、钟敬文等用汉字按五、七、五的格式创作了不少隽永而典雅的“俳句”，称为“汉俳”（中国式俳句）。从此，俳句在中国人民中便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兴趣。

松尾芭蕉，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俳人。本名松尾宗房，别号桃青。1644年出生于伊贺上野（今三重县上野市）赤坂町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694年10月卒于大阪。他从小

即作上野城代藤堂新七郎良精的嫡子藤堂良忠(俳号蝉吟)的伴读,到藩主家去服务。良忠爱好文学,拜学者和俳谐诗人北村季吟为师,芭蕉也跟着学习。因而他很早就对俳谐发生了兴趣,而进入了俳谐之门。23岁时,因良忠去世,他离开主人家,赴京都投入季吟门下,学习俳谐和古典文学。在《幻住庵记》中,芭蕉说过:“一度曾欣羨仕宦之途,有时又思遁入佛篱祖室之门。”但是,当时俳谐已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不易动摇的位置。

1672年,他28岁,离开京都到江户。据说,为生活所迫,曾作过开凿水道的役夫,备尝艰辛,但仍不断钻研俳谐,并开始设帐授徒,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1680年,他36岁,其弟子杉山杉风把自己看守贮鱼池的窝棚改建成草庵供他居住。因为他仰慕中国诗人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把草庵称为“泊船堂”。第二年春天,他在门口种下李下弟子所赠一棵芭蕉,生长茂盛,草庵因称“芭蕉庵”。其俳号即为“芭蕉”。住进芭蕉庵以后,他更坚定了从事俳谐的决心,从此则以专业俳谐师身份进行创作活动。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1682年,他38岁,芭蕉庵被别处蔓延来的大火所烧毁,由于弟子素堂等奔走集资,得以重建。但几年的作客流浪生活,引起了他对旅行的强烈爱好。因此,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四处云游。旅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没有旅行,恐怕很难有他那些光彩夺目的俳句。他在旅行中所写的游记,既载有许多著名的俳句,而且作为其背景的散文也写得同样优美动人,有的堪称日本文学中的珠玑之作。

1684年,他41岁,到东海道上方一带,开始第一次旅行;次年,从奈良出发,经京都、近江回到深川重建的芭蕉庵,写有《野游纪行》。1687年,赴常陆国旅行,到鹿岛赏月,写有《鹿岛纪行》。同年又由江户出发,到伊贺;次年至芳野观赏樱花,至高野

山礼佛，经奈良、大阪到须磨、明石，写有《笈之小文》（即《书籍小文》，又名《芳野纪行》）。其后，又从须磨去京都，经近江、美浓、尾张，后又到信浓国之更科，写有《更科纪行》。1689年，巡游奥羽北陆，历经日光、白河、松岛、平泉、月山、象潟、福井、敦贺等地至美津大垣，全程约2400公里，历时六个多月，后写有著名的《奥州小道》，其中所刊载的俳句多是他的杰作。1690年，他47岁，因连续旅行，辛劳疲竭，身体不适，小住于国分山的幻住庵，次年又移居嵯峨落柿舍，相继写有《幻住庵记》与《嵯峨日记》。在静养两年以后，于1694年又一次作长途旅行，经伊贺、奈良而到大阪，不料在园女亭的文会上发病，虽经门人厚加看护，但仍病情恶化，于10月12日在大阪客舍病逝。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埋葬于膳所的义仲寺内。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没有生活体验，就难以写出有分量的作品。芭蕉多年旅行，飘泊各地，接触山野民众，领略祖国风光，他把深有体会的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抒写自己真诚的心情，创造出很多独特的艺术佳作。

芭蕉及其弟子的主要句作，大多收录在《冬日》、《春日》、《旷野》、《瓢》、《猿蓑》、《炭囊》和《续猿蓑》等七集之内。后世称此七集为《芭蕉翁七部集》（或名《俳谐七部集》、《蕉门七部集》）。

芭蕉曾研究过禅宗哲学，试图根据这种哲学用自己俳句的简单模式来概括世界的意义，揭示隐藏在小小事物中的奥秘，创造一种清寂纯净、平易自然的诗艺妙境。

在芭蕉之前，虽也有不少俳人就俳句的形式、内容、格律、技巧等作过孜孜不倦的探索，但是俳句始终没有实实在在地走上正道。芭蕉通过自己艰辛的创作实践，使俳句得以真正进入艺术殿堂，开创了日本俳句史上的“黄金时代”。芭蕉以自己大量绚丽多姿的句作，极大地震惊了沉睡两百多年的俳坛，并且让人们认

识到要使这一文学形式长期流传下去，不能光在滑稽诙谐中混日子，而要以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创作，要从多方面探索感情内容和艺术技巧的精湛表现。俳句应该、而且可以写出庄重而又清新的作品来。芭蕉以自己的创作，为俳坛树立了一个可供研究和效法的典范，指出了俳界发展的正确方向。

芭蕉的俳句，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丰碑。芭蕉的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闪烁着特有的光彩。芭蕉的句作被刻成“句碑”，耸立在日本各地多达三百余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俳圣”。他在日本俳坛上的地位，犹如“诗圣”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 (二)

芭蕉对中国文学有很深的修养。他喜爱庄子哲学的反俗精神，他崇尚李杜作品的高逸境界，他深谙诗词曲赋等多种文学样式的艺术技巧。尤为明显的是，他的句作在立意、造境、移情、修辞诸方面，与中国诗歌有不少相同、相近、相似或相通之处。

艺术作品的立意如何，是衡量其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作家溶注于作品中的感情内容和所采取的表现手法不同，其立意也往往显示出各自的特色。人们在阅读和评论俳句时，也总是要潜心吟味作者的立意艺术。

从立意角度考察，似乎即可看出芭蕉俳句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姻缘关系。如，1680年（日本延宝八年）冬天，芭蕉写的那一俳句：

雪の朝独り干鮭を嚼得タリ

句前小序为：

富家嗜肌肉，丈夫喫菜根，予乏し

全句大意或可译为：

富家食肌肉，丈夫吃菜根，我却清贫  
深冬雪漫漫，  
独啃干鲑心泰然，  
清晨彻骨寒。

句之内容，明显表现作者清苦自律，安贫乐道，不慕钱财，不趋权势的高尚情操。从这一感情内容看，当是受影响于中国的儒学思想。宋朝朱熹在其所撰《小学·善行》第六章之末曾写道：“汪信民（汪革）尝云：‘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胡安国）闻之，击节叹赏。”朱熹还曾为汪革的这句话作过批注：“学者须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何事犯义犯分，役心役志求之也。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朱子全书·学篇》）明朝洪应明（自诚）语录体著作《菜根谭》的书名，就是取自汪革的这句话。于孔兼《〈菜根谭〉题词》云：“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洪子曰：‘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其所自警自力者又可思矣。由是以数语弁之，俾公诸人人，知菜根中有真味也。”《菜根谭》揉合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释家的出世思想，以警策的富有哲理的语言，阐述为人在世出世的精神修养和处世要诀，特别强调耐得贫苦生活，才能创造人生百般事业。如其有云：“富贵是无情之物，

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贫贱是耐久之交，处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贪商于而恋金谷者，竟被一时之显戮；乐箠瓢而甘敝缊者，终享千载之令名。”《菜根谭》问世后，在明朝就飘洋过海，传到了日本。日本现存明朝万历年间刻本《遵生八笺》后就附有《菜根谭》。

中国古代诗歌有不少与《菜根谭》所议贫困不移、清寒自持的内容差不多的篇章。如陶渊明有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陆游有云：“行遍天涯等断蓬，作诗博得一生穷。可怜老境萧萧梦，常在荒山破驿中。”（《贫甚戏作绝句》）唐寅有云：“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题扇诗。”（《题画》）林古度有云：“老来贫困实堪嗟，寒气偏归我一家。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

从立意上看，说芭蕉这一俳句与上述诗文不无关联，恐不为牵强。

芭蕉同年所作另一俳句云：

芭蕉野分して盥に雨を聞夜哉

此作题目为：

茅舍ノ感

全句大意或可译为：

茅屋有感  
长夜充耳闻，

风打芭蕉雨打盆，  
辗转梦难寻。

句中的“茅舍”，指深川的“芭蕉庵”。尽管它很简陋，但还是靠门人的帮助，才有此栖身之所。这一点很像杜甫，由于友人的帮助才构建了草堂。草堂遭风雨袭击后，杜甫写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诗有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胃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芭蕉在草庵也遇上八月秋风秋雨的袭击，通宵难眠，因而忆及他所景仰的杜甫，这很自然。所以，这一俳句的题目和主旨受杜诗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在探讨芭蕉俳句与中国诗歌之关系时，过去人们的视线好像多集中在狭义的“诗”上，而对在广义诗歌范畴之内的词、曲则注意较少。以此句而言，若放开一些视野，其实它与唐宋词中某些作品的意象也不无相似之处。如温庭筠的《更漏子》下片云：“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煜的《长相思》下片云：“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万俟咏《长相思·雨》云：“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离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李清照的《添字采桑子》云：“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秋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 (三)

一般地说，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叙事、议论三大类为主，但这三类诗歌，几乎都离不开景物的描写。从一定意义上说，景物

描写几乎渗透于所有的诗歌之中。抒情主体的形象或同时并现于景物之中，即所谓触景生情；或隐退于景物之后，即所谓融情入景；或淡化于景物之外，即所谓情景交融。不论何种方式，不论抒情主体的形象是否直接出现，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优美的画面，构成一个充满诗意形象的境界。因此，要写好一首诗，必须要创造出一种能充分表现抒情主体情思的意境。芭蕉俳句的造境，不少与中国诗歌有相通之处。如其 1680 年（日本延宝八年）所写的那一秋景句作：

かれ朶に鳥のとまりけり秋の暮

其大意或可译为：

晚秋少生机，  
萧索枯枝寒鸦栖，  
惨淡夕阳西。

一般都认为，这是芭蕉闲寂句风的名作之一。句中以简洁的陈述，和鲜明的对照，衬托出一种自然景象，唤起一种独特的境界。正冈子规在《芭蕉杂谈》中认为这是从汉语“枯木寒鸦”脱胎而来。

在中国古代诗画中，“枯木寒鸦”确是重要题材。以画而言，宋朝苏轼最善画枯木。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诗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邓椿的《画继》评其“高名大节，照映古今。据德依仁之余，游心兹艺。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黄诗邓文都认为从苏轼枯木画的境界里可以看出他沉郁的胸

臆，不凡的气概和深广的学养。据说，苏轼有一幅画在纸上的《古木怪石图》还流传在日本（徐书城《中国画之美·苏东坡作画与论画》）。

以诗而言，如宋朝刘子翥《天迥》云：“天迥孤帆隐约归，茫茫残照欲沉西。寒鸦散乱知多少，飞向江头一树栖。”明朝李东阳《寒鸦图》云：“万里长空倦羽翰，野风残雪岁将阑。纷纷燕雀高飞去，独宿空林一夜寒。”清朝黄景仁《乌栖曲》云：“老乌守巢啼，日暮雏不归。羽翼各自有，知他何处飞？”

以词而言，如宋朝秦观《满庭芳》上片云：“山抹微云，天粘芳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曲中也不乏其例。如马致远的名作《天净沙·秋思》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此曲“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这妙境，大概就在于以独特的自然景物，交织成多视角的画面，加之衰颓、灰暗的色彩，给人以低沉、压抑的心理效应，从而形象地表达出萧索之感，孤寂之愁，羁旅之情。

芭蕉此句，或许可以说是这类诗、词、曲、画的“妙境”在“山川异域”的艺术再现。

再如，其1684年（日本贞享元年）所写的那一晨景句作：

馬に寐て残夢月遠し茶のけぶり

这写一天大早出发，在马背上摇摇晃晃，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又不知不觉地清醒过来，举目远望，只见残月西沉，天际渐明。同时还可看到山里人家，已在煮茶，烟突里升起淡淡茶烟。这

一描绘颇具特色的清晨风景画的句作，译成汉语，大意是：

朦胧马背眠，  
远处淡淡起茶烟，  
残梦晓月天。

其实，这一句作，所创造的耐人寻味的意境，既有日本民族的特色，又有中国诗歌的传统。较为明显的是受了中国古代一些“早行”诗的造境的影响。如唐朝杜牧的《早行》：“垂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林下带残梦，叶飞时忽惊。霜凝孤雁迥，月晓远山横。僮仆休辞险，何时世路平。”元朝许有壬《荻港早行》：“水国宜秋晚，羁愁感岁华。清霜醉枫叶，淡月隐芦花。涨落高低路，川平远近沙。炊烟青不断，山崦有人家。”明朝宋濂《晓行》：“荒鸡一再号，驱车理晨征。寥寥秋风肃，况此华月明。万顷琉璃中，著吾一身行。肝胆尽冰雪，毛发亦含情。超然鸿蒙初，顿觉百虑冥。安得王子乔，为言此时情。”

尽管这些诗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有一种闲淡旷远、疏朗自然的意境。

#### (四)

在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过程中，有时人会把自己的生命、情趣、性格、能力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朱光潜《谈美书简》）。

《庄子·秋水》篇有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